

大學

鄭曉曰：「《大学》一篇初在《戴記》中，程子始表章，因而更定之，朱子為之章句，今傳習者是也。漢大司農鄭玄所註，唐国子祭酒孔穎達所疏，皆古本也。」

經一章

鄭子曰：「大學者，以其記博學，可以為政也。」

程子曰：「大學，孔氏之遺書，而初學入德之門也。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，獨賴此篇之存，而論、孟次之。學者必由是而學焉，則庶乎其不差矣。」

朱子曰：「《大學》一書如一部行程歷，皆有節次，今人看了須行去，今日行得到何處，明日行得到何處，方可漸到那田地。」

劉宗周曰：「大學為訓學校之經義，故禮家收之。」又曰：「宗周讀書至晚年，終不能釋然於大學也。」

◎ 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

鄭玄古本舊註：明明德，謂顯明其至德也。止，猶自處也。

孔穎達疏：大，舊音泰。

胡渭《大學翼真》：音不同義隨而變，蓋音泰者主學官而言天子之辟，靡諸侯之類宮也，讀如字者主教術而言大學之書名及所言三綱領、八條目之事是也。學者宜審義以定音，不可執一而論矣。

程子曰：「親，當作新。」衛湜曰：「於民言親自自義，親近也，愛也……此篇引《康誥》曰『如保赤子』，又曰『此之謂民之父母』，皆親民之義。」王守仁曰：「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，親民兼教養意，說新民便覺偏了。」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大學者，大人之學也。明，明之也。明德者，人之所得乎天，而虛

靈不昧，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。但為氣稟所拘，人欲所蔽，則有時而昏；然其本體之明，則有未嘗息者。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，以復其初也。新者，革其舊之謂也，言既自明其明德，又當推以及人，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。止者，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。至善，則事理當然之極也。言明明德、新民，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。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，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。此三者，大學之綱領也。

王夫之《讀四書大全說》：虛者本末有私欲之謂也，靈者曲折洞達而咸善也，不昧有初終、表裏二義，初之所得終不昧之於表有得裏亦不昧。

胡炳文《大學通》：所謂新民非強有以新之也，或使之得於觀感，或使之由其政，不過有以作其自新之機爾。

史伯璿《大學管窺》：

當然而未至於極便是有不當然者雜於其中，天理而未盡其極便是有人欲雜於其中。當然善也，九分當然有一分不當然，善未得為至也。天理善也，九分天理有一分人欲亦善而未至也。

只認『虛靈不昧』底於『具眾理』，『應萬事』者皆不知也，固是無用又何嘗成體。

《禮記·樂記》：夫物之感人無窮，而人之好惡無節，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。人化物也者，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，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，有淫泆作亂之事。

朱熹《大學或問》：

良心便是明德。

一念竦然自覺其非，便是明之之端。

明德而不能推之以新民可謂自私……須當以及人，使各明其德，豈可說我自會了，我自樂之，不與人共。

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，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。

孟子曰：「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，苟為不畜，終身不得。」
失時而後學必著如此。

黎立武《大學本旨》：果核之仁中藏生意，此至善也。根萌華實，各遂其性，此為善也。天時地利，人事之不齊，枯瘁蠹蝕，夭折之有害，此不善也。揠苗助長，刻楮奪真，此偽善也。

饒魯曰：「以明明德、新民對止至善，則止至善為重。」

金履祥《大學疏義》：

古者上自王公，下至庶人之子弟，年八歲則皆入小學，及其十有五年則皆入大學。八歲者，小子也，以其為小子之學，故謂之小學。十五則大人也，以其為大人之學，故謂之大學。小學者，養其良心而謹其學業也，大學者，充其知識而措諸事業也。

孟子曰：「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惟義所在。」

孟子曰：「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」

孟子曰：「舜明於庶物，察於人倫，由仁義行，非行仁義也。」

「八歲入小學，十五入大學」是《大戴禮記·保傳》及《白虎通》之說。

《尚書·周傳》：「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，十三入小學，二十入大學。」

《書傳略說》：「餘子十五入小學，十八入大學。」蘇林曰：「餘子，庶子也，或曰未任役為餘子。」

胡渭《大學翼真》：古者入大學之年以冠為期。

胡渭《大學翼真》：人物之所同者理也，所不同者心也，故《中庸》『天命之謂性』兼人、物而言，而《大學》之『明德』則惟人得形氣之正而有之……人倫庶物即大學所格之物也。

◎ 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靜，靜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慮，慮而后能得。¹

荀子曰：「德操然後能定，能定然後能應。能定能應，夫是之謂成人。」

鄭玄古本舊註：心定無慾故靜。得，謂得事之宜也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止者，所當止之地，即至善之所在也。知之，則志有定向。靜，謂心不妄動。安，謂所處而安。慮，謂處事精詳。得，謂得其所止。

朱熹《大學或問》：

定以理言故曰有，靜以心言故曰能。

定靜之說，定是理，靜在心，既定於理心便會靜，若不定於理則此心只是東走西走。

靜是就心止說，安是就身上說。

知止是知事事物物各有其理，到慮而後能得處便是得所以處事之理。

黎立武《大學發微》：定靜安則止得其所可知，慮而得則意誠而心正可知。

金履祥《大學疏義》：自人言之則曰所當止之地，自理言之則曰至善之所在也。知止則於萬物庶事莫不見其各有定理，而心之所在皆有定向矣。既有定向則異說不能搖，異見不能惑，而其心靜而不動矣。能不動其心則隨其所處而安焉，能安則事物之來從容審處而能慮矣，能慮則隨事而處得其理，莫不各得其所當止之地而止之矣。

胡涓《大學翼真》：慮乃思之精審者安而後能慮，是此身暇豫自得，到臨事時不慌不忙，更將平日之所已知者隨時觀變審處一番。

林希元曰：「此靜比常說不同，此是知邊靜，日用之間動靜不一，此靜固自如也。」又曰：「靜所以欲作知者，蓋此條自能得以前尚在知一邊，能得以後方是行著。」

馮少墟曰：「只不妄動便是靜，非塊然如槁木死灰，然後為靜也。」

王夫之《讀四書大全說》：妄動者只是無根而動，大要識不穩，故氣不充非必有外物感之。如格一物，正當作如是解卻無故若驚若悟而又以為不然，此唯定理不見、定志不堅也。若一定不易去做，自然不爾，而氣隨志靜，專於所事以致其密用矣。

◎ **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**

孟子曰：「始條理者智之事也，終條理者聖之事也。」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明德為本，新民為末。知止為始，能得為終。本始所先，末終所後。此結上文兩節之意。

王夫之《禮記章句》：本末一致而末自本生。

朱熹《大學或問》：對言則事是事、物是物，獨言物則兼事在其中。

金履祥《大學疏義》：物與事一也，自其為事言之則曰物，自人所從事言之則曰事。本者木之根也，傳所謂桑本者是也。末者木之表也，騷所謂木末者是也。

胡渭《大學翼真》：學者欲做明新工夫必先求至善之所在。

胡炳文《大學通》：異端之教言理不言事，大學之教言理必及於事。

陳天祥《大學辨疑》：非為專結上文，蓋所以承上文而起下文也。

◎ **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，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，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，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，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，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，致知在格物。**

鄭玄古本舊註：知，謂知善、惡、吉、凶之所終始也。格，來也。物，猶事也。其知於善深，則來善物；其知於惡深，則來惡物。言事緣人所好也。此『致』或為『至』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明明德於天下者，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。心者，身之所主也。誠，實也。意者，心之所發也。實其心之所發，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。致，推極也。知，

猶識也。推極吾之知識，欲其所知無不盡也。格，至也。物，猶事也。窮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極處無不到也。此八者，大學之條目也。

胡炳文《大學通》：《易》以陽爲君子，陰爲小人，陽實而陰虛，陽一而陰二也。一則誠，二則不誠。君子爲善去惡，表裏爲一，一則實，實則充足於中，便有自慊之意。小人亦豈全無爲善之念，亦豈甘於爲惡之歸，但表裏爲二，二則虛，虛則欲掩覆於外，不無自欺之蔽。《章句》『一於善』三字有旨哉。

程頤曰：「致知在乎所養，養知莫過於寡慾。」

程頤曰：「入道莫如敬，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。」

朱熹曰：「吾聞之敬之一字，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。」

大學之教是承小學做來。古者八歲入小學，教之灑掃應對進退等許多節目，皆是持敬之事。及至十有五年入大學，此時持敬工夫已熟，所以收其放心涵養本原。

金履祥《大學疏義》：

所謂意者心之所發也者，蓋有心則必有意。心之本體固靜正，而意之所向有善惡，惟夫意之所發不實於善而每容邪惡於其間，則心始不能全其本體之正矣，故欲誠其意者先正其心也，而曰『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』，何哉？蓋心無形影，未易捉摸，人之所以治其心者亦惟於其發動處着工夫耳。

誠意者舉其萌動之時言之也，正心者以其平時全體言之也。萌動之際故當致其好惡自慊之實，而平時全體未嘗可無存養密察之功，特誠意之功未加則念慮混淆，意向未實而存養密察之功非惟不可加，抑亦不能加耳，此所以曰『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』也。

夏雨蒼曰：「意者心之所發，或誤作一念萌動，試看誠是實用其力便知意非偶然一念……意則有心主張也。」

王夫之《讀四書大全說》：夫曰『正其心』則正其所不正也，有不正而正始為功。統性情之心虛靈不昧，何有不正……其形見則身也，其密藏則心也。是心雖統性而其自為體也，則性之所生與五官百骸並生而為之君主，常在人胸臆之中而有為者則據之以為志，故欲知此所正

之心則孟子所謂志者近之矣。

孟子曰：「居天下之廣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。得志與民由之，不得志獨行其道。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謂大丈夫。」

陸九淵曰：「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，格物致知是下手處，《中庸》言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是格物之方。」

子曰：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」

《詩經·烝民》：「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則，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」

羅欽順曰：「格字古註或訓爲至，如格於上下之類，或訓爲正，如格其非心之類。格物之格二程皆以至字訓之，因文生義，惟其當而已矣。呂東萊釋天壽平格之格，又以爲通徹三極而無間，愚按通徹無間亦至字之義，然筆之至字其意味尤爲明白而深長。」

程頤曰：「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，惟今日而格一物焉，明日又格一物焉，積習既多，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。」

朱熹《大學或問》：不說窮理只說箇格物，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，如此方見得實體。所謂實體，非就事物上見不得。

◎ **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誠，意誠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脩，身脩而后家齊，家齊而后國治，國治而后天下平。**

孔穎達疏：總包萬慮謂之心，情所意念謂之意。若欲正其心使無傾邪，必須先至誠，在於意念也。若能誠實其意，則心不傾邪也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物格者，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。知至者，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。知既盡，則意可得而實矣，意既實，則心可得而正矣。脩身以上，明明德之事也。齊家以下，新民之事也。物格知至，則知所止矣。意誠以下，則皆得所止之序也。

朱熹《大學或問》：

致知者理在物而推吾之知以知之也，知至者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知已得其極也。

致知，知之始。意誠，行之始。

正心如戒懼不睹不聞，誠意如謹獨，又曰由小而大，意小心大。

黎立武《大學發微》：善則誠之源，止善則誠斯立。

金履祥《大學疏義》：非謂知既至則意不待省而自誠，家既齊則國不待理而自治也，蓋八者之目既逐節自為體用，則學者之功當隨在而即加推充。凡若是言者有以見治之有本而不在智謀功利，有以見學之有用而不可苟且躐等，此所以為儒者之道也。

湛若水《格物通》：自天下逆推本于格物是格物乃其本始用功之要也，又自物格順循其效于天下是格物乃其本始致效之原也。

◎ **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脩身為本。**

鄭玄古本舊註：壹是，專行是也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壹是，一切也。正心以上，皆所以脩身也。齊家以下，則舉此而措之耳。

金履祥《大學疏義》：大抵《大學》之條目分為八事，合則兩節。自修身以上，正心、誠意、致知、格物皆為己也，自齊家以下，治國、平天下皆推所以為己者為人也。為己者，明明德也，為人者，新民也。

王夫之《大學稗疏》：壹，專壹也。『壹是』猶言專此，對齊治平而言也，即下文本末厚薄之旨。

◎ **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，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**

子曰：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。」

孟子曰：「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，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。」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本，謂身也。所厚，謂家也。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。

金履祥《大學疏義》：故嘗謂大學八事合言之為兩節，而就中析之又為四節。蓋自修身以上固一節也，然格物致知則窮此理，誠意正心修身則體此理也，齊家以下固一節也，然家則所厚，國與天下則所薄也。

孔穎達疏：

此經大學之道，在於明明德，在於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積德而行，則近於道也。

『在明明德』者，言大學之道在於章明己之光明之德，謂身有明德而更張顯之，此其一也。『在親民』者，言大學之道在於親愛於民，是其二也。『在止於至善』者，言大學之道在止處於至善之行，此其三也。言大學之道在於此三事矣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

右經一章，蓋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。凡二百五字。其傳十章，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。舊本頗有錯簡，今因程子所定，而更考經文，別為序次如左。

凡千五百四十六字。凡傳文，雜引經傳，若無統紀，然文理接續，血脈貫通，深淺始終，至為精密。熟讀詳味，久當見之，今不盡釋也。

胡渭《大學翼真》：篇首一章朱子以為孔子之言而又疑其或出於古昔先民，愚竊謂《大學》既為孔氏之遺書則此章必為孔子之言無疑也，其餘則朱子據其引曾子之言又多與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者合，斷以為曾氏門人所記，此則未有明徵。

傳第一章

◎ 康誥曰：「克明德。」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康誥，周書。克，能也。

金履祥《大學疏義》：康誥者周武王封第康叔於衛而告之之書也，舊謂成王之書，失之也。克，能也，克雖訓能而有勇猛之意焉。夫人莫不有是德，亦莫不知明是德也而終於不能明者，以其無勇猛之功耳。

許謙《讀大學業說》：明字即上『明』字，德字包『明德』字。

◎ 太甲曰：「顧諟天之明命。」

孟子曰：「學問之道無他焉，求其放心而已。」

《詩經·大雅·文王》：永言配命。

孔穎達疏：顧，還視也。諟於是，古今之字異，故變文爲是也。言先王每有所行，必還回視是天之明命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諟，古是字。大甲，商書。顧，謂常目在之也。諟，猶此也，或曰審也。天之明命，即天之所以與我，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。常目在之，則無時不明矣。

朱熹《大學或問》：諟是詳審，顧是見得子細。

饒魯曰：「靜存動察皆是顧。明命即明德，上明字卻在顧諟二字中。」

金履祥《大學疏義》：太甲，商之君王，伊尹作書告之。自天之予於人言之則曰明命，自人之得於心則曰明德，其實一也。

吳新安曰：「言德則命在其中，故釋明德曰人知所得乎天。言命則德在其中，故釋明命曰天知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。」

胡炳文《大學通》：蓋此心要常常警覺而操存之也。

◎ **帝典曰：「克明峻德。」**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峻，書作俊。帝典，《堯典·虞書》。峻，大也。

◎ **皆自明也。**

鄭玄古本舊註：皆自明明德也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結所引書，皆言自明己德之意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

傳之首章釋明明德。

此通下三章至「止於信」，舊本誤在「沒世不忘」之下。

朱熹《大學或問》：《康誥》通言明德而已。《太甲》則明天之未始不爲人，而人之未始不爲天也。《帝典》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。

盧孝孫曰：「明者是自明，昏亦是自昏，玩『自』之一字使人惕然警省。要而言之，『克明德』是自明之始事，『克明峻德』是自明之終事，『顧諟明命』之句在中間，是自明工夫。」

傳第二章

◎ **湯之盤銘曰：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」**

仲虺曰：「德日新，萬邦惟懷。」

伊尹曰：「今嗣王新服厥命，惟新厥德。終始惟一，時乃日新。」

陳定宇曰：「德日新之蘊自仲虺發之，湯采之爲此銘，伊尹又本之以告太甲。」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盤，沐浴之盤也。銘，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。苟，誠也。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，如沐浴其身以去垢。故銘其盤，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，則當因其已新者，而日日新之，又日新之，不可略有間斷也。

王夫之《讀四書大全說》：若偶行一善，自恃爲善人，則不但其餘皆惡，即此一善已挾之而成驕陵，故傳云『日新』，云作新皆有更進重新之意。

金履祥《大學疏義》：盤，沐浴之器也。頭曰沐，身曰浴，禮曰『沐用盤，盥漱亦以盤』則盤沐器也。浴之器亦曰盤，古有盤盂之戒，盂即杆，亦浴器也。

陳天祥《大學辨疑》：解盤爲沐浴之盤，此舊說也。沐爲沐髮，浴爲浴身，髮與身無同器沐浴之理，即欲迂曲說爲兩盤，實無可據。兩盤之文《或問》中有一說云『亦如人之一日沐浴，日日沐浴，又無日不沐浴』，此說亦爲少思，驗之天下之人未有無夏無冬日日須沐、須浴者。又盤乃淺器，中間亦難容人沐浴也。況古人刻銘於器以自警，刀劍取其剛斷，几案取其平正，義皆像其本器而言，惟此沐浴之盤所取潔淨之義不在本盤，卻在沐浴之人，理亦未是。銘之全文世久無傳，盤果何盤不可考也，參詳天下之物常須潔淨者惟飲食之器。然此盤亦只是飲食之間所用之盤，說者宜云盤所以盛進飲食諸物，必須日日滌拭去其垢穢，常令鮮潔明淨以諭人須日日清潔其心，不致爲物慾所昏，使其明德常明、常新也。

◎ **康誥曰：「作新民。」**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鼓之舞之之謂作，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。

王夫之《禮記章句》：『鼓之舞之之謂作』，躬行以生其心，教導以輔掖其成。

朱熹《大學或問》：武王之封康叔也，以商之餘民染紂污俗而失其本心也，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。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，使之振奮踊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，舍其舊而進乎新也。

王守仁曰：「『作新民』之新是為自新之民。」

金履祥《大學疏義》：作者開其進善之機，新者革其污染之舊也。

◎ **詩曰：「周雖舊邦，其命惟新。」**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詩大雅文王之篇。言周國雖舊，至於文王，能新其德以及於民，而始受天命也。

朱熹《大學或問》：言周之有邦，自后稷以來千餘年，至於文王，聖德日新，而民亦丕變。故天命之，有天下。是其邦雖舊，而命則新也。

洪邁《容齋三筆》：六經用字不同者『維』、『唯』、『惟』一也，而在《詩》為『維』，在《易》為『唯』，在《書》、《禮》為『惟』。此字《詩》本作『維』，《大學》引之乃作『惟』字，今本與《中庸》『維天之命』皆依《詩》從『紕』者誤。

◎ **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**

鄭玄古本舊註：極，猶盡也。君子日新其德，常盡心力，不有餘也。

朱熹《大學或問》：極即至善之云也，用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。

許謙《讀大學業說》：極字本義是屋棟，借以為至高、至中之喻，今匝角亭子之棟最可見，故曰至極之義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

自新新民，皆欲止於至善也。

傳之二章釋新民。

傳第三章

◎ 詩云：「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」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詩商頌玄鳥之篇。邦畿，王者之都也。止，居也，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。

許謙《讀大學業說》：王者所居地方千里，謂之王畿，王者所自治。王畿居天下之中，四方之人環視內向，皆欲歸止於其地。

◎ 詩云：「緡蠻黃鳥，止于丘隅。」子曰：「於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鳥乎。」

鄭玄古本舊註：於止，言鳥之所止也。就而觀之，知其所止，知鳥擇岑蔚，安閒而止處之耳。言人亦當擇禮義樂土而自止處也。《論語》曰：「里仁為美。擇不處仁，焉得知？」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緡，『詩』作緡。詩小雅緡蠻之篇。緡蠻，鳥聲。丘隅，岑蔚之處。子曰以下，孔子說詩之辭。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。

金履祥《大學疏義》：身之所履不能擇其當止之理而止之，則是鳥能擇其所止而人反不能知其所止，是人而鳥之不如也，孔子說詩之辭其所以警夫人者切矣。

胡炳文曰：「此傳不特釋止至善，並知止能得皆釋之。」

王夫之《讀四書大全說》：奈何訓『止』為歇息而棄至善『至』字於不問耶，《或問》云『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』，盡之矣。

◎ 詩云：「穆穆文王，於緡熙敬止。」為人君止於仁，為人臣止於敬，為人子止於孝，為人父止於慈，與國人交止於信。

鄭玄古本舊註：緝熙，光明也。此文王之德光明，敬其所以自止處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詩文王之篇。穆穆，深遠之意。於，歎美辭。緝，繼續也。熙，光明也。敬止，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。引此而言聖人之止，無非至善。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。學者於此，究其精微之蘊，而又推類以盡其餘，則於天下之事，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。

朱熹《大學或問》：得其明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，敬或墮於阿諛，孝或陷父而慈或敗子，且其為信亦未必不為尾生、白公之為也。

金履祥《大學疏義》：五者之止其事理之精蘊固非一語之可盡，而天下之事至多至衆亦非止於五事而已也，故必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通其餘焉。精者天理之不雜者也，微者事理之易忽者也，必究其精則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可違，又有以見其所以然而不容己，必究其微則有以見其至纖至悉之事而不可不盡，又有以其毫釐曲折之間而不可或差也。

胡炳文《大學通》：前章『顧諟』是敬，『日新』、『又新』亦是敬，但不露出一敬字。

胡渭《大學翼真》：從來說此節皆重『敬』字，亦是講學門面通套話，其實傳者之意尤重『緝熙』二字。緝熙即上蔡所謂常惺惺者，惟其緝熙，是以無不敬也。

毛傳：「緝熙，光明也。」

黎立武《大學本旨》：緝則續續、則無息，熙則明明而愈廣。

王夫之《讀四書大全說》：敬為德體而非言畏言慎之比。

◎ 詩云：「瞻彼淇澳，棗竹猗猗。有斐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瑟兮僖兮，赫兮喧兮，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。」如切如磋者道學也，如琢如磨者自脩也，瑟兮僖兮者恂慄也，赫兮喧兮者威儀也，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

子曰：「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。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」

子曰：「吾於『淇澳』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。」

《禮記·學記》：君子曰：「大德不官，大道不器，大信不約，大時不齊。」

《易經》：君子以言有物，而行有恆。

鄭玄古本舊註：此『心廣體胖』之詩也。澳，隈崖也。『葦竹猗猗』，喻美盛。斐，有文章貌也。誼，忘也。道，猶言也。『恂』字或作『峻』，讀如『嚴峻』之『峻』，言其容貌嚴栗也。民不能忘，以其意誠而德著也。

孔穎達疏：《爾雅》云：「骨曰切，象曰磋，玉曰琢，石曰磨。」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詩衛風淇澳之篇。淇，水名。澳，隈也。猗猗，美盛貌。興也。斐，文貌。切以刀鋸，琢以椎鑿，皆裁物使成形質也。磋以鑢錫，磨以沙石，皆治物使其滑澤也。治骨角者，既切而復磋之。治玉石者，既琢而復磨之。皆言其治之有緒，而益致其精也。瑟，嚴密之貌。備，武毅之貌。赫喧，宣著盛大之貌。誼，忘也。道，言也。學，謂講習討論之事，自脩者，省察克治之功。恂慄，戰懼也。威，可畏也。儀，可象也。引詩而釋之，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。道學自脩，言其所以得之之由。恂慄、威儀，言其德容表裏之盛。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。

朱熹《大學或問》：上言止於至善之理備矣，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，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。

金履祥《大學疏義》：夫所謂『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』者求其止於至善之方也，『瑟兮僩兮，赫兮喧兮，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誼兮』者能止於至善之驗也。

陳天祥《大學辨疑》：切琢以喻學問也，磋磨以喻自修也，經文當作『如切如琢者道學也，如磋如磨者自修也』，如此讀之於義為是。

胡渭《大學翼真》：文王無不敬而安所止，聖人之事也，若君子則知止豈無其由，而得止豈無其序哉。於是引詩而釋之，學謂格物致知，此知止之由也。自修謂誠意正心，修身恂慄則心正而物格知至，意誠不待言矣。威儀則身修而盛德至善，民不能忘，明明德之事全而新民之事起矣，故下節又以賢親樂利證聖德至善之餘澤被諸國家天下者，為新民之止至善也，此皆得止之序也。

◎ **詩云：「於戲前王不忘。」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，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，此以沒世不忘也。**

鄭玄古本舊註：聖人既有親賢之德，其政又有樂利於民，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詩周頌烈文之篇。於戲，歎辭。前王，謂文、武也。君子，謂其後賢後王。小人，謂後民也。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，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，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，愈久而不忘也。此兩節咏歎淫泆，其味深長，當熟玩之。

陳天祥《大學辨疑》：君子以位言，小人以民言。居位者得以進舉其才德之賢是謂『賢其賢』也，得以周瞻其骨肉之親是謂『親其親』也。爲民者得以稱遂其溫飽之樂是謂『樂其樂』也，得以保有其衣食之利是謂『利其利』也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

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。

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，舊本誤在誠意章下。

傳第四章

◎ **子曰：「聽訟，吾猶人也，必也使無訟乎。」無情者不得盡其辭。大畏民志，此謂知本。**

孔子曰：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。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」

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：孔子在位聽訟，文辭有可與人共者，弗獨有也。

鄭玄古本舊註：情，猶實也。無實者多虛誕之辭。聖人之聽訟，與人同耳。必使民無實

者不敢盡其辭，大畏其心志，使誠其意不敢訟。本，謂『誠其意』也。

孔穎達疏：能自誠而使民誠意，自然能『使無訟』，是異於人也，而云『吾猶人』者，謂聽訟之時備兩造，吾聽與人無殊，故云『吾猶人』也。但能用意精誠，求其情偽，所以『使無訟』也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猶人，不異於人也。情，實也。引夫子之言，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。蓋我之明德既明，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，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。觀於此言，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。

胡炳文《大學通》：今不曰明德為本而但曰『此謂知本』，蓋此未足以盡明德新民之本末，姑舉此言亦可謂之知本也。

胡渭《大學翼真》：新民而至於無訟，新之極矣，篤恭而天下平亦不過如此，尚謂無訟為新民中之一事耶？

王夫之《禮記章句》：先以功言後以效言，不可舍本而求其末以圖效之大，而本之既先亦非無事於末而未自治，讀者當以意通之。天下之大、民事之眾非可盡如訟之可無也，傳亦言本末相通之理而已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

傳之四章釋本末。此章舊本誤在「止於信」下。

傳第五章

◎ 此謂知本，

程子曰：「衍文也。」

◎ **此謂知之至也。**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此句之上別有關文，此特其結語耳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

傳之五章蓋釋格物、致知之義，而今亡矣。

此章舊本通下章，誤在經文之下。

程子曰：「致，盡也。格，至也。凡有一物必有一理，窮而至之，所謂格物者也。然而格物亦非一端，或讀書講明道義，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，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，皆窮理也。」

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：「所謂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窮其理也。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，惟於理有未窮，故其知有不盡也。是以大學始教，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，以求至乎其極。至於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，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。此謂物格，此謂知之至也。」

王夫之《禮記章句》：『是以大學始教』，知止為始而格物為始教。以格物為始教而為至善之全體非朱子之言也，經之意也。

劉斯源《大學古今本通考》：格物二字朱子以為窮至物理，近儒以為格去物慾，即無遠引『有物有則』、『格知天命』二語為證。然則物有本末之物，豈是物慾之物，此不待辯而明矣。

高攀龍《高子遺書》：何謂格物，曰程朱之言至矣，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，窮究到極處即本之所在也，即至善之所在也。修身為本是一句眼前極平常話，卻不是道理十分透徹者。信不過格物，是直窮到底，斷知天下之物無有本而未治者，無有薄於身反能厚於家國天下者，知

道本處便是知到至處，此謂知之至也。

崔汝稷《格物訓》：『大學之道』雖列爲三而其歸於『止至善』也，『明明德於天下』其序凡八而『格物』其第一義也。由格物而止至善如由治國而平天下，釋格物無別止至善之功，釋治國無別平天下之功，故平天下之傳寓諸治國而不別立格物之傳寓諸止至善。而不別立格物之無傳，非逸簡也，寓諸止至善中與寓平天下於治國傳中一也。

胡渭《大學翼真》：

《大學》所謂本者以綱領言之則明德爲本、新民爲末，以條目言之則修身爲本、家國天下爲末，若至善爲本，將以何爲末乎？至善即天命之性，《中庸》以爲中者，天下之大本，大學無此義，不可附會其說，以知性爲知本也。

崔氏謂格物之傳寓止至善傳中而非逸簡……然二句作何安頓，斯又崔氏之所未詳也。廣德夏君雨蒼曰『此當在與國人交止於信之下』，余聞之豁然……而思之『知本』與『知至』絕無干涉，『知本』當爲『知止』之譌，若讀『知本』曰『知止』而移置此二句在『止於信』之下則錯簡正而文義亦順，以是始知『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』乃畧釋『在止於至善』句，而『邦幾』一章復詳釋之。

翟灝《四書考異》：蓋如朱子定本謂經有亡闕待補不若準，此說之愜人意也。王魯齋以聽訟章『此謂知本』四字爲衍，王子充增『所謂致知在格物者』八字，蔡虛齋移『物有本末』節於『知止』節上，皆因其說而小變之者。毛氏云增刪字俱始虛齋，非。

傳第六章

◎ 所謂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，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謂自謙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

荀子曰：「心臥則夢，偷則自行，使之則謀。」

孟子曰：「行有不慊於心，則餒矣。」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誠其意者，自脩之首也。毋者，禁止之辭。自欺云者，知爲善以去

惡，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。謙，快也，足也。獨者，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。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，則當實用其力，而禁止其自欺。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，好善則如好好色，皆務決去，而求必得之，以自快足於己，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。然其實與不實，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，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。

許謙《讀大學業說》：誠意是致知以後事，故《章句》曰『知為善以去惡，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』。

朱熹《大學或問》：

其於事物之理固有普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，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。夫不知善之真可好，則其好善也雖，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。不知惡之真可惡，則其惡惡也雖，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。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，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。

為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，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。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，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，而凡其心之所發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。

金履祥《大學疏義》：

格物者知之始，誠意者行之始，故格物致知者道學之首而誠意者自修之首也。知及之而行之有不實則終不能有諸己矣，故自修者必以誠意為首務焉。

凡昭明有人之地而已心一念之發皆獨也，是則自知而已而豈人之所能知哉。

胡渭《大學翼真》：慎獨較毋自欺更說得密，禁欺是就一時說，慎獨乃無時不然。

王夫之《讀四書大全說》：

誠意者必不自欺而預禁自欺者亦誠意之法，互相為成也。

苟以意為自，則欺不欺、慊不慊既一意矣，毋自欺而自謙又別立一意以治之，是其為兩意也明甚。若云以後意治前意，終是亡羊補牢之下策……所謂『自』者心也，欲脩其身者所正之心也。蓋心之正者志之持也，是以知其恆存乎中，善而非惡也。

心之所存善而非惡，意之已動或有惡焉，以陵奪其素正之心則自欺矣。唯誠其意者充此心之善，以灌注乎所動之意而皆實，則吾所存之心周流滿愜而無有餒也，此之謂自謙也。²

王夫之《經義》：惟意不必如其心之正，故於獨而必慎以誠焉。夫好惡咸正而凡意皆如其心，不可恃心而任意也，猶不可恃身而忘心也。

荀子曰：「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，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，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。故君子不傲、不隱、不瞽，謹順其身。」

◎ **小人閒居為不善，無所不至，見君子而后厭然，揜其不善而著其善。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，則何益矣。此謂誠於中，形於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**

孟子曰：「存乎人者，莫良於眸子，眸子不能掩其惡。胸中正則眸子瞭焉，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。聽其言也，觀其眸子，人焉廋哉？」

鄭玄古本舊註：謙，讀為慊，慊之言厭也。厭，讀為壓。壓，閉藏貌也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閒居，獨處也。厭然，消沮閉藏之貌。此言小人陰為不善，而陽欲揜之，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；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。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，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，則亦何益之有哉。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，而必謹其獨也。

朱熹《朱子語類》：小人閒居為不善是誠心為不善也，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為善不誠也，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，將虛假之善來蓋真實之惡自欺以欺人也，然人豈可欺哉。

金履祥《大學疏義》：平時之過惡不改而一時欲揜覆，何益哉？此無他，蓋其實有諸中則必然形見於外，此君子所以必謹於平時之獨而不敢不力為善之實也。

王夫之《經義》：意流於妄往往自忘其身，即偶爾慨然有慕義之想亦動於不自知，非自也。唯心據為我之必然而人不能奪，是其為體也，自成者也。

◎ **曾子曰：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。」**

鄭玄古本舊註：嚴乎，言可畏敬也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引此以明上文之意。言雖幽獨之中，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。可畏之甚也。

黎立武《大學本旨》：或謂曾皙之言。

金履祥《大學疏義》：夫人之爲不善在於人之所不見而其形見呈露，終不能揜於人之所見，則是閒居獨處之地非幽隱得肆之境，乃衆人視指之場也，豈不可畏之甚乎？

胡渭《大學翼真》：『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』只是『人之視己如見肝肺』意，但人字只指所見之君子，此兩十字比人字又說得廣了。

◎ **富潤屋，德潤身，心廣體胖，故君子必誠其意。**

鄭玄古本舊註：胖，猶大也。三者言有實於內，顯見於外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胖，安舒也。言富則能潤屋矣，德則能潤身矣，故心無愧怍，則廣大寬平，而體常舒泰，德之潤身者然也。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，故又言此以結之。

王夫之《讀四書大全說》：以心之不可欺而期於謙，則不得不誠其意，以使此心終始一致，正變一揜而無不慊於其正也。³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

傳之六章釋誠意。

經曰：「欲誠其意，先致其知。」又曰：「知至而后意誠。」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，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，而苟焉以自欺者。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，則其所明又非已有，而無以為進德之基。故此章之指，必承上章而通考之，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，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。

饒魯曰：「此章雖專釋誠意而所以正心修身之要實在於此，故下二章第言心不正、身不修之病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，以已具於此章故也。」

胡炳文曰：「正修更自有工夫，非謂意一誠而心遂無不正，身遂無不修也。下二章雖第言不正不修之病，然四有病必察乎此，而敬以直之，便是治病之方。」

金履祥《大學疏義》：

誠意一章大要：自欺是誠意之反說，自慊是誠意之正義，而謹獨是誠意之工夫，則所以無自欺而常自慊者也。

其知之也糊塗則其行之也必苟且，其見之不真切則其為之也必不痛快。然世固有知之而未嘗行之者，借曰其知之有未真然亦其意之不能實，故朱子又曰『然或已明而不謹乎，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，而無以為進德之基』，蓋致知不過知之而已，誠意則是果然行之，乃為君子之實地，故曰『進德之基』。

朱子曰：「未過此關猶有七分小人，在以為知之雖明，而未能保其不為小人也。」

王夫之《讀四書大全說》：經傳皆云『誠其意』，不云『擇其意』、『嚴其意』，後人蓋未之思耳。但當未有意時，其將來之善幾惡幾不可預為擬制，而務於從容涵養，不可急迫迫地逼教好意出來。及其意已發而可知之後不可強為補飾，以涉於小人之掩著，故待己所及知抑僅己所獨知之時而加之慎。

傳第七章

◎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，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，有所好樂則

不得其正，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。

孟子曰：「持其志，無暴其氣。」又曰：「志壹則動氣，氣壹則動志也。今夫蹶者趨者，是氣也，而反動其心。」

孔穎達疏：慍，謂怒也。身若有有所怒慍，『則不得其正』，言因怒而違於正也。所以然者，若遇忿怒，則違於理，則失於正也。

程子曰：「身有之身當作心。」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忿慍，怒也。蓋是四者，皆心之用，而人所不能無者。然一有之而不能察，則欲動情勝，而其用之所行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。

胡彥昇曰：「心之不得其正，正對偏說，不對邪說，心之偏處止此四有耳。」

金履祥《大學疏義》：夫無所喜怒哀懼而歸於寂滅固非此心之正體，有所喜怒哀懼而失之滯固亦非此心之正用，夫惟事至而隨應，物去而不留，其斯以為正乎？非聖賢其孰能若此。

胡渭《大學翼真》：不憂不懼特謂人世之禍災關於一己者耳，若夫畏天命而憫人窮聖賢亦惡可已哉。

《周易繫辭傳》：「易之興也，其於中古乎，作易者其有憂患乎。」

胡炳文《大學通》：

『正其心』此正字是說直內之功夫，蓋謂心之用或有不正，不可不敬以直之也。『不得其正』此正字是說直內之本體，蓋謂心之本體無不正而人自失之也。曰『正其』，曰『其正』，自分體用心。

夫喜怒哀懼之未發也不可先有期待之心，其將發也不可一有偏繫之心，其已發也不可猶有留滯之心。事之方來、念之方萌是省察時節，前念已過後事未來又是存養時節，存養者存此心本體之正，省察者惟恐此心之用或失之不正也。

◎ **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。此謂脩身在正其心。**

孔穎達疏：此言脩身之本必在正心，若心之不正，身亦不脩。若心之不在，視聽與食不覺知也。是心為身本，脩身必在於正心也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心有不存，則無以檢其身，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，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。

朱熹《大學或問》：流行不滯、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，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。唯事物之來有所不察，應之既不能無失且又不能與俱性，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，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。

蔡清曰：「夫心有所忿懣而不得其正，則心奪於忿懣而不為吾有矣，是心不在也。」又曰：「心不在焉者外馳於忿懣等，而內境虛明之地不能以自存也。」

饒魯曰：「心不正以義理言，心不在以知覺言。」

方慤曰：「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，此一節說無心者之病，上一節說心不可有所主，此一節說心不可以無所主。不可有者，私主也。不可無者，存主也……中虛而有主宰者正心之藥方也。」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

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。

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。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，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。然或但知誠意，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，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。自此以下，並以舊文為正。

金履祥《大學疏義》：心本正也，存之則得其正，捨之則失其正。心無有正不正之殊，

但以存亡爲正不正之異耳，故欲正其心者無他焉，曰操存之而已矣。

傳第八章

◎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，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，之其所賤惡而辟焉，之其所畏敬而辟焉，之其所哀矜而辟焉，之其所傲惰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鮮矣。

鄭玄古本舊註：之，適也。辟，猶喻也。言適彼而以心度之，曰：吾何以親愛此人，非以其有德美與？吾何以敖惰此人，非以其志行薄與？反以喻己，則身脩與否可自知也。鮮，罕也。

孔穎達疏：此言脩身之譬也。設我適彼人，見彼有德則為我所親愛，當反自譬喻於我也。以彼有德，故為我所親愛，則我若自脩身有德，必然亦能使衆人親愛於我也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人，謂眾人。之，猶於也。辟，猶偏也。五者，在人本有當然之則；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，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。

金履祥《大學疏義》：上章四者之病皆曰『有所』是於心上失之也，此章五者之辟皆曰『之其』是向事上失之也。

林希元曰：「看來親愛賤惡等與好樂忿懣雖同是一情，然好樂忿懣等是自情之本然者，言親愛賤惡等又是情之見於運用者，已有思慮作爲，非復情之本然矣，所以屬之修身。」

胡炳文《大學通》：本文『人』字非爲君子言，爲衆人而言也。衆人中固自有偏於敖惰之人，如下文『人莫知其子之惡，莫知其苗之碩』亦泛言衆人，多是溺愛貪得之人也。兩『人』字示戒深矣。

王夫之《讀四書大全說》：辟者偏也，非邪也。邪生心而偏在事，非施之言行動而何以云『辟』哉，故脩身者脩其言行動之辟也。

◎ 故諺有之曰：「人莫知其子之惡，莫知其苗之碩。」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。

鄭玄古本舊註：人莫知其子之惡，猶愛而不察。碩，大也。

孔穎達疏：言人之愛子其意至甚，子雖有惡不自覺知，猶好而不知其惡也。農夫種田，恒欲其盛，苗雖碩大，猶嫌其惡，以貪心過甚，故不知其苗之碩。若能以己子而方他子，己苗而匹他苗，則好惡可知，皆以己而待他物也。不知子惡、不知苗碩之人不脩其身，身既不脩，不能以己譬人，故不可以齊整其家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諺，俗語也。溺愛者不明，貪得者無厭，是則偏之為害，而家之所以不齊也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。

王夫之《讀四書大全說》：非但知之而必教之。

傳第九章

◎ **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，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：孝者所以事君也，弟者所以事長也，慈者所以使眾也。**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身脩，則家可教矣；孝、弟、慈，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；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。此所以家齊於上，而教成於下也。

胡炳文《大學通》：修身以上皆是學之事，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，所以此章首拈出『教』之一字，然其所以為教者又只從身上說來，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。

王夫之《讀四書大全說》：必待格致誠正之已盡，而後可云孝子、弟弟、慈長。

◎ **康誥曰：「如保赤子」，心誠求之，雖不中不遠矣，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。**

鄭玄古本舊註：養子者推心為之，而中於赤子之耆欲也。

孔穎達疏：赤子，謂心所愛之子。言治民之時如保愛赤子，愛之甚也。母之養子，自然而愛，中當赤子之嗜慾，非由學習而來，故云『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』。

陳淳曰：「赤子雖有所欲不能以自言，然慈母獨得其所欲，縱不中亦不遠此，無他，愛出於誠。」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此引書而釋之，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，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。

王夫之《讀四書大全說》：於物格之，終不能知而唯求諸己之自喻，則固分明不昧者也。是故孝者不學而知、不慮而能，慈者不學養子而後嫁，意不因知而知不因物，固矣。

◎ **一家仁一國興仁，一家讓一國興讓，一人貪戾一國作亂，其機如此。此謂一言僨事，一人定國。**

鄭玄古本舊註：『一家』、『一人』，謂人君也。戾之言，利也。機，發動所由也。僨，猶覆敗也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「登戾之。」又曰：「鄭伯之車僨於濟。」戾，或為吝。僨，或為犇。

孔穎達疏：犇音奔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一人，謂君也。機，發動所由也。僨，覆敗也。此言教成於國之效。

蔡清曰：「上文所言教成於國之理，此節所言者教成於國之效。效，效實迹也。教成於國即是效不可，於成教之外更討箇效也。」

胡渭《大學翼真》：不但著其效，蓋感應之際其機甚速，出乎此必入乎彼，教國者不可以不慎也。

◎ **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，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，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，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，無諸己而后非諸人，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。故治國在齊其家。**

子貢問曰：「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？」子曰：「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

鄭玄古本舊註：言民化君行也。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，不能止也。『有於己』，謂有仁讓也。『無於己』，謂無貪戾也。

孔穎達疏：君子有善行於己，而後可以求於人，使行善行也。謂於己有仁讓，而後可求於人之仁讓也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。有善於己，然後可以責人之善；無惡於己，然後可以正人之惡。皆推己以及人，所謂恕也，不如是，則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從矣。喻，曉也。

朱熹《大學或問》：

恕字之旨以如心爲義，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，如愛己之心以愛人，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。

以恕己之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，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。

黎立武《大學本旨》：『有諸己』、『無諸己』皆盡己之道，所謂忠也。恕本推己言，此以『藏乎身』言之者，兼忠也。

饒魯曰：「將欲責人爲善必先自有善，於己將欲禁人爲惡必先自無惡於己，推己以及人，所謂恕也。」

王夫之《讀四書大全說》：既欲治其國矣，而可不必求，不必非乎？但有諸己者與求諸人者，無諸己者與非諸人者，亦自有淺深之不同。

孟子曰：「曾子養曾皙，必有酒肉。將徹，必請所與。問有餘，必曰『有』。曾皙死，曾元養曾子，必有酒肉。將徹，不請所與。問有餘，曰『亡矣』。將以復進也。此所謂養口體者也。若曾子，則可謂養志也。」

◎ 詩云：「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；之子于歸，宜其家人。」宜其家人，而后可以教國人。

鄭玄古本舊註：『夭夭』、『蓁蓁』，美盛貌。『之子者』，是子也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詩周南桃夭之篇。夭夭，少好貌。蓁蓁，美盛貌。興也。之子，猶言是子，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。婦人謂嫁曰歸。宜，猶善也。

◎ 詩云：「宜兄宜弟。」宜兄宜弟，而后可以教國人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詩小雅蓼蕭篇。

◎ 詩云：「其儀不忒，正是四國。」其為父子兄弟足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

孔穎達疏：忒，差也。正，長也。言在位之君子威儀不有差忒，可以正長是四方之國，言可法則也。修身於家，在室家之內使父子兄弟足可方法，而後民皆法之也。是先齊其家，而後能治其國也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詩曹風鳴鳩篇。忒，差也。

◎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此三引詩，皆以詠歎上文之事，而又結之如此。其味深長，最宜潛玩。

陳淳曰：「古之人凡辭有盡而意無窮者多援詩以吟詠其餘意。」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。

傳第十章

◎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：上老老而民興孝，上長長而民興弟，上恤孤而民不倍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

荀子曰：「推禮義之統，分是非之分，總天下之要，治海內之眾，若使一人。故操彌約，而事彌大。五寸之矩，盡天下之方也。」

鄭玄古本舊註：老老、長長，謂尊老敬長也。恤，憂也。『民不倍』，不相偕棄也。絜，猶結也，挈也。矩，法也。君子有挈法之道，謂當執而行之，動作不失之。倍，或作偕。矩，或作巨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老老，所謂老吾老也。興，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。孤者，幼而無父之稱。絜，度也。矩，所以為方也。言此三者，上行下效，捷於影響，所謂家齊而國治也。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。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，推以度物，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，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，而天下平矣。

朱熹《朱子語類》：民之感化如此，可見天下之人心都一般，君子既知人都有這樣心所以有絜矩之道，要得人皆盡其心。

朱熹《大學或問》：此莊子所謂『絜之百圍之木』，賈子所謂『度長絜大』者也。前此諸儒蓋莫之省而強訓以『挈』，殊無意。謂先友太史范公乃獨推此而言之，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。

金履祥《大學疏義》：夫人之心本無以異於己，則己之心當推以處乎人，使為人上者不能以己之心度人之心，所欲而不與之聚，所惡而或以施之，則天下之人將不得獲其所處之分而無以遂其所與之志矣，是以君子於此有絜矩之道焉。

徐渭《大學翼真》：就其始事而言之也蓋絜矩乃道德之後、齊禮之前中間一段愛養之政事，其實大學之道始終以化民易俗為主。

子曰：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」

朱子曰：「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卻在治國平天下之後，到此是接次成了方用得。」

◎ **所惡於上毋以使下，所惡於下毋以事上，所惡於前毋以先後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，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，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，此之謂『絜矩之道』。**

鄭玄古本舊註：『絜矩之道』，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，治國之要盡於此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。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，則必以此度下之心，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。不欲下之不忠於我，則必以此度上之心，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。至於前後左右，無不皆然，則身之所處，上下、四旁、長短、廣狹，彼此如一，而無不方矣。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，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。所操者約，而所及者廣，此平天下之要道也。故章內之意，皆自此而推之。

朱熹《大學或問》：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為言，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己者如此，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，而又有以處之也。

范祖禹曰：「絜，度也。矩，所以為方也。」

饒魯曰：「矩非方也，乃所以為方之具也，匠人將欲為方必先度之以矩。」

◎ **詩云：「樂只君子，民之父母。」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，此之謂民之父母。**

孟子曰：「國君進賢，如不得已，將使卑踰尊，疏踰戚，可不慎與？左右皆曰賢，未可也；諸大夫皆曰賢，未可也；國人皆曰賢，然後察之；見賢焉，然後用之。左右皆曰不可，勿聽；諸大夫皆曰不可，勿聽；國人皆曰不可，然後察之；見不可焉，然後去之。左右皆曰可殺，勿聽；諸大夫皆曰可殺，勿聽；國人皆曰可殺，然後察之；見可殺焉，然後殺之。故曰，國人殺之也。如此，然後可以為民父母。」

《詩·曹風·鴉鵲》：「鴉鵲在桑，其子七兮。」毛傳：「鴉鵲之養七子，朝從上下，莫從下上，平均如一。」

鄭玄古本舊註：言治民之道無他，取於己而已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。只，語助辭。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，則是愛民如子，而民愛之如父母矣。

王夫之《讀四書大全說》：民之所好，民之所惡，矩之所自出也。

◎ 詩云：「節彼南山，維石巖巖，赫赫師尹，民具爾瞻。」有國者不可以不慎，辟則為天下僂矣。

《詩經·節南山》：憂心如惓，不敢戲談。國既卒斬，何用不監。

鄭玄古本舊註：巖巖，喻師尹之高巖也。師尹，天子之大臣，為政者也。言民皆視其所行而則之，可不慎其德乎？邪辟失道，則有大刑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詩小雅節南山之篇。節，截然高大貌。師尹，周太師尹氏也。具，俱也。辟，偏也。言在上者人所瞻仰，不可不謹。若不能絜矩而好惡殉於一己之偏，則身弑國亡，為天下之大戮矣。

◎ 詩云：「殷之未喪師，克配上帝；儀監于殷，峻命不易。」道得眾則得國，失眾則失國。

鄭玄古本舊註：師，眾也。克，能也。峻，大也。言殷王帝乙以上未失其民之時，德亦有能配天者，謂天享其祭祀也。及紂為惡，而民怨神怒，以失天下。監視殷時之事，天之天命，持之誠不易也。道，猶言也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詩文王篇。師，眾也。配，對也。配上帝，言其為天下君，而對乎上帝也。監，視也。峻，大也。不易，言難保也。道，言也。引詩而言此，以結上文兩節之意。有天下者，能存此心而不失，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，自不能已矣。

蔡清曰：「只看一未字則今日之已喪師可見矣。此詩是殷亡後周公戒成王而作。」

胡炳文《大學通》：誠意是好惡其在己者，修身章推之以好惡其在人者，此章又推之以

好惡天下之人者也。

◎ **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財，有財此有用。**

鄭玄古本舊註：用，謂國用也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先慎乎德，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。德，即所謂明德。有人，謂得眾。有土，謂得國。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。

王夫之《讀四書大全說》：

若夫慎之云者，臨其所事，揀夫不善而執夫善之謂也。

德者行焉而有得於心之謂也，則凡行而有得者皆可謂之德矣。

◎ **德者本也，財者末也。外本內末，爭民施奪。**

鄭玄古本舊註：施奪，施其劫奪之情也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人君以德為外，以財為內，則是爭鬪其民，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。蓋財者人之所同欲，不能絜矩而欲專之，則民亦起而爭奪矣。

胡彥昇曰：「德為治平之原故曰本，財因人土而致故曰末。不知德之為本，若以為他人之事而弗務焉，故謂之外。不知財之為末而傾身絕命以求之，故謂之內。」

顧炎武《日知錄》：古人以財為末，故舜命九官，未有理財之職。周官財賦之事一皆領於天官冢宰，而六卿無專任焉。漢之九卿，一太常、二光祿勳、三衛尉、四太僕、五廷尉、六鴻臚、七宗正、八大農（武帝太初元年，更名大司農）、九少府。應劭曰：「少者小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大司農供軍國之用，少府以養天子。大農掌財在後，少府掌天子之私財，又最後。」唐之九卿，一太常，二光祿，三衛尉，四宗正，五太僕，六大理，七鴻臚，八司農，九太府，大略與漢不殊。而戶部不過尚書省之屬官，故與吏禮兵刑工並列而為六。至於大司徒教民之職，宰相實總之也。罷宰相廢司徒，以六部尚書為二品，非重教化後財貨之義矣。

◎ **是故財聚則民散，財散則民聚。**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外本內末故財聚，爭民施奪故民散，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。

◎ **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，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。**

鄭玄古本舊註：悖，猶逆也。言君有逆命，則民有逆辭也。上貪於利，則下人侵畔。老子曰：「多藏必厚亡。」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悖，逆也。此以言之出入，明貨之出入也。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，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。

◎ **康誥曰：「惟命不于常。」道善則得之，不善則失之矣。**

鄭玄古本舊註：于，於也。天命不于常，言不專祐一家也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道，言也。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，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。

許謙《讀大學業說》：天命謂君師天，非能諄諄然命之也，天理只在人心。

◎ **楚書曰：「楚國無以為寶，惟善以為寶。」**

鄭玄古本舊註：《楚書》，楚昭王時書也。言以善人為寶，時謂觀射父、昭奚恤也。

劉向《新序》：秦欲伐楚，使使者觀楚之寶器，楚王召昭奚恤而問焉，對曰寶器在賢臣，王遂使昭奚恤應焉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楚書，楚語。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。

◎ **舅犯曰：「亡人無以為寶，仁親以為寶。」**

鄭玄古本舊註：舅犯，晉文公之舅狐偃也。亡人，謂文公也。時辟驪姬之讒，亡在翟而獻公薨，秦穆公使子顯弔，因勸之復國，舅犯為之對此辭也。仁親，猶言親愛仁道也，明不因喪規利也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舅犯，晉文公舅狐偃，字子犯。亡人，文公時為公子，出亡在外也。仁，愛也。事見檀弓。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。

孟子曰：「諸侯之寶三：土地，人民，政事。寶珠玉者，殃必及身。」

◎ 秦誓曰：「若有一个臣，斷斷兮無他技，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技，若已有之，人之彥聖，其心好之，不啻若自其口出，寔能容之，以能保我子孫，黎民尚亦有利哉。人之有技，媢疾以惡之，人之彥聖，而違之俾不通，寔不能容，亦不能保我子孫黎民，亦曰殆哉。」

鄭玄古本舊註：《秦誓》，《尚書》篇名也。秦穆公伐鄭，為晉所敗於殽，還誓其羣臣，而作此篇也。斷斷，誠一之貌也。他技，異端之技也。有技，才藝之士也。『若已有之』，『不啻若自其口出』，皆樂人有善之甚也。美士為『彥』。黎，眾也。尚，庶幾也。媢，妬也。違，猶戾也。俾，使也。佛戾賢人所為，使功不通於君也。殆，危也。彥，或作『盤』。

孔穎達疏『个』一作『介』。休休，《尚書傳》曰：「樂善也。」何休注《公羊》云「美大之貌。」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秦誓，周書。斷斷，誠一之貌。彥，美士也。聖，通明也。尚，庶幾也。媢，忌也。違，拂戾也。殆，危也。

蔡清曰：「『其如有容焉』言如物之有容者，蓋人之一心豈真有許多大、許多闊可以容受許多物哉，故為之形容曰『其如有容焉』，此正指其心之休休處然也。」又曰：「『以能保我子孫』為句，黎民下帶讀，大抵春秋之君多知有子孫，不知有黎民。穆公猶知有黎民者，故云『黎民尚亦有利哉』，然語自輕於子孫也。」

金履祥《大學疏義》：

聖，通明也，此猶六德智仁聖義之聖，非大而化之之聖也。

忌色曰妬，忌才曰媚嫉。

能容者絜矩者也，不能容者不絜矩者也，絜矩者無人我之間，故能合天下之善，為天下之利，不絜矩者便一己之私，故欲以一己之私而懷天下之善。

◎ **唯仁人放流之，迸諸四夷，不與同中國。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，能惡人。**

《禮記·王制》：西不盡流沙，南不盡衡山，東不近東海，北不盡恒山，凡四海之內，斷長補短，方三千里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。

鄭玄古本舊註：放去惡人媚疾之類者，獨仁人能之，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迸，猶逐也。言有此媚疾之人，妨賢而病國，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。以其至公無私，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。

朱熹《大學或問》：曰：「『迸』之為『屏』何也？」曰：「漢石刻辭有引遵五美、屏四惡者，而以『尊』為『遵』，以『屏』為『迸』，可證其通用也。」

胡渭《大學翼真》：權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，唯聖人能行權，格物未得其正而遽求夫權，是學者而以聖人自居也。

◎ **見賢而不能舉，舉而不能先，命也。見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遠，過也。**

《新唐書·李泌傳》：夫命者已然之言，主相造命，不當言命，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。桀曰：『我生不有命自天？』武王數紂曰：『謂已有天命。』君而言命，則桀紂矣。

鄭玄古本舊註：命讀為『慢』，聲之誤也。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，是輕慢於舉人也。⁴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若此者，知所愛惡矣，而未能盡愛惡之道，蓋君子而未仁者也。

陸佃曰：「不能舉不能先，雖過也，自天觀之命也；不能退不能遠，雖命也，自人觀之過也。」

胡涓《大學翼真》：慢是輕忽怠緩之意，過乃包容隱忍之失。

◎ 好人之所惡，惡人之所好，是謂拂人之性，菑必逮夫身。

鄭玄古本舊註：拂，猶俛也。逮，及也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拂，逆也。好善而惡惡，人之性也；至於拂人之性，則不仁之甚者也。自秦誓至此，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，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、節南山之意。

◎ 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驕泰以失之。

子貢問政。子曰：「足食。足兵。民信之矣。」子貢曰：「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三者何先？」曰：「去兵。」子貢曰：「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？」曰：「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」

范文子曰：「以德勝者猶懼失之，況驕泰乎。」

鄭玄古本舊註：道行所由。

程頤曰：「盡己之謂忠，以實之謂信。」

程顥曰：「發己自盡為忠，循物無違為信。」

王夫之《讀四書大全說》：『發』字、『循』字若作等閑看不作有工夫字，則自盡、無違只在事上見，而忠信之本不立矣。發者，以心生發之也。循者，以心緣求之也。非此，則亦無以自盡而能無違也。『盡己』功在『盡』字上，『以實』功在『以』字上，與此一理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君子，以位言之。道，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。發己自盡為忠，循物無違謂信。驕者矜高，泰者侈肆。此因上所引文王、康誥之意而言。章內三言得失，而語

益加切，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。

◎ **生財有大道，生之者眾，食之者寡，為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則財恒足矣。**

鄭玄古本舊註：是不務祿不肖，而勉民以農也。肖音笑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呂氏曰：「國無遊民，則生者眾矣；朝無幸位，則食者寡矣；不奪農時，則為之疾矣；量入為出，則用之舒矣。」愚按：此因有土有財而言，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，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。自此以至終篇，皆一意也。

◎ **仁者以財發身，不仁者以身發財。**

鄭玄古本舊註：發，起也。言仁人有財則務於施與，以起身成其令名。不仁之人有身貪於聚斂，以起財務成富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發，猶起也。仁者散財以得民，不仁者亡身以殖貨。

朱熹《朱子語類》：『仁者以財發身』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，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，是言散財之效如此。

◎ **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，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，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。**

鄭玄古本舊註：言君行仁道，則其臣必義。以義舉事無不成者。其為誠然，如己府庫之財為己有也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上好仁以愛其下，則下好義以忠其上；所以事必有終，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。

方慤曰：「只是一理，在上謂之仁，在下謂之義。」

◎ **孟獻子曰：「畜馬乘不察於雞豚，伐冰之家不畜牛羊，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，與其有聚斂之臣，寧有盜臣。」此謂國不以利為利，以義為利也。**

鄭玄古本舊註：孟獻子，魯大夫仲孫蔑也。『畜馬乘』，謂以士初試為大夫也。『伐冰之家』，卿大夫以上，喪祭用冰。『百乘之家』，有采地者也。雞豚牛羊，民之所畜養，以為財利者也。國家利義不利財，盜臣損財耳，聚斂之臣乃損義。《論語》曰：「季氏富於周公，而求也為之聚斂，非吾徒也，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。」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孟獻子，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。畜馬乘，士初試為大夫者也。伐冰之家，卿大夫以上，喪祭用冰者也。百乘之家，有采地者也。君子寧亡己之財，而不忍傷民之力；故寧有盜臣，而不畜聚斂之臣。此謂以下，釋獻子之言也。

金履祥《大學疏義》：此章無非絜矩之義，然以君子之心推之，則其所以絜矩者寧在我者有所損，而無使在人者有所損，不亦持心過厚之至哉。

翟灝《四書考異》：孟獻子於魯襄公十九年卒，時孔子且猶未生。

◎ **長國家而務財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彼為善之，小人之使為國家，菑害並至。雖有善者，亦無如之何矣。此謂國不以利為利，以義為利也。**

鄭玄古本舊註：言務聚財為己用者必忘義，是小人所為也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「彼為善之」，此句上下，疑有闕文誤字。○自，由也，言由小人導之也。此一節，深明以利為利之害，而重言以結之，其丁寧之意切矣。

孔穎達疏：但欲平天下，先須治國，治國事多，天下理廣，非一義可了，故廣而明之。言欲平天下，先須脩身，然後及物。自近至遠，自內至外，故初明『絜矩之道』，次明散財於人之事，次明用善人、遠惡人。此皆治國、治天下之綱，故摠而詳悉說也。

朱熹《大學章句》：

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。

此章之義，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，皆推廣絜矩之意也。能如是，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，而天下平矣。

凡傳十章：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，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。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，第六章乃誠身之本，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，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。

大學章句序

朱熹

大學之書，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。蓋自天降生民，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。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，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。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，則天必命之為億兆之君師，使之治而教之，以復其性。此伏羲、神農、黃帝、堯、舜，所以繼天立極，而司徒之職、典樂之官所由設也。

三代之隆，其法寔備，然後王宮、國都以及閭巷，莫不有學。人生八歲，則自王公以下，至於庶人之子弟，皆入小學，而教之以灑掃、應對、進退之節，禮樂、射御、書數之文；及其十有五年，則自天子之元子、眾子，以至公、卿、大夫、元士之適子，與凡民之俊秀，皆入大學，而教之以窮理、正心、修己、治人之道。此又學校之教、大小之節所以分也。

夫以學校之設，其廣如此，教之之術，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，而其所以為教，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，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，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。其學焉者，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，職分之所當為，而各俛焉以盡其力。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，俗美於下，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。

及周之衰，賢聖之君不作，學校之政不修，教化陵夷，風俗頹敗，時則有若孔子之聖，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，於是獨取先王之法，誦而傳之以詔後世。若曲禮、少儀、內則、弟子職諸篇，固小學之支流餘裔，而此篇者，則因小學之成功，以著大學之明法，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，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。三千之徒，蓋莫不聞其說，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，於是作為傳義，以發其意。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，則其書雖存，而知者鮮矣。

自是以來，俗儒記誦詞章之習，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；異端虛無寂滅之教，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。其他權謀術數，一切以就功名之說，與夫百家眾技之流，所以惑世誣民、充塞仁義者，又紛然雜出乎其間。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，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，晦盲否塞，反覆沈痼，以及五季之衰，而壞亂極矣。

天運循環，無往不復。宋德隆盛，治教休明。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，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。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，既又為之次其簡編，發其歸趣，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、聖經

賢傳之指，粲然復明於世。雖以熹之不敏，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。顧其為書猶頗放失，是以忘其固陋，采而輯之，閒亦竊附己意，補其闕略，以俟後之君子。極知僭踰，無所逃罪，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、學者修己治人之方，則未必無小補云。

淳熙己酉二月甲子，新安朱熹序

大學問 王守仁

《王文成年譜》：正德十三年七月刻古本大學，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《大學章句》非聖門本旨，手錄古本，伏讀精思，始信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。其書止為一篇原無經傳之分，格物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，以誠意為主而為格物致知之功故不必增敬字，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體故不必假以見聞，至是錄刻書成，旁為之釋而引以敘。

曰：「《大學》者，昔儒以為大人之學矣。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？」

曰：「大人者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。其視天下猶一家，中國猶一人焉。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，小人矣。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，非意之也，其心之仁本若是，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，豈惟大人，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，彼顧自小之耳。是故見孺子之入井，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，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。孺子猶同類者也，見鳥獸之哀鳴殫斃，而必有不忍之心，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。鳥獸猶有知覺者也，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，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。草木猶有生意者也，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，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。是其一體之仁也，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。是乃根於天命之性，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，是故謂之『明德』。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，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，是其未動於欲，而未蔽於私之時也。及其動於欲，蔽於私，而利害相攻，忿怒相激，則將戕物紀類，無所不為，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，而一體之仁亡矣。是故苟無私慾之蔽，則雖小人之心，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；一有私慾之蔽，則雖大人之心，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。故夫為大人之學者，亦惟去其私慾之蔽，以明其明德，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。非能於本體之外，而有所增益之也。」

曰：「然則何以在『親民』乎？」

曰：「明明德者，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；親民者，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。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，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。是故親吾之父，以及人之父，以及天下人之父，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、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為一體矣。實與之為一體，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。親吾之兄，以及人之兄，以及天下人之兄，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、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為一體矣。實與之為一體，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。君臣也，夫婦也，朋友也，以至於山川鬼

神鳥獸草木也，莫不實有以親之，以達吾一體之仁，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，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。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，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，是之謂盡性。」

曰：「然則又烏在其為『止至善』乎？」

曰：「至善者，明德、親民之極則也。天命之性，粹然至善，其靈昭不昧者，此其至善之發見，是乃明德之本體，而即所謂良知也。至善之發見，是而為是，非而為非，輕重厚薄，隨感隨應，變動不居，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，是乃民彝物則之極，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。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，則是私意小智，而非至善之謂矣。自非慎獨之至，惟精惟一者，其孰能與於此乎？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，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，以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，是以昧其是非之則，支離決裂，人欲肆而天理亡，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。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，然惟不知止於至善，而驚其私心於過高，是以失之虛罔空寂，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，則二氏之流是矣。固有欲親其民者矣，而惟不知止於至善，而溺其私心於卑瑣，是以失之權謀智術，而無有乎仁愛惻坦之誠，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。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。故止至善之於明德、親民也，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，尺度之於長短也，權衡之於輕重也。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，爽其則矣；長短而不止於尺度，乖其劑矣；輕重而不止於權衡，失其準矣；明明德、親民而不止於至善，亡其本矣。故止於至善以親民，而明其明德，是之謂大人之學。」

曰：「『知止而後有定，定而後能靜，靜而後能安，安而後能慮，慮而後能得』，其說何也？」

曰：「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，而求之於其外，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，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，是以支離決裂，錯雜紛紜，而莫知有一定之向。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，而不假於外求，則志有定向，而無支離決裂、錯雜紛紜之患矣。無支離決裂、錯雜紛紜之患，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。心不妄動而能靜，則其日用之間，從容閒暇而能安矣。能安，則凡一念之發，一事之感，其為至善乎？其非至善乎？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，而能慮矣。能慮則擇之無不精，處之無不當，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。」

曰：「物有本末，先儒以明德為本，新民為末，兩物而內外相對也。事有終始，先儒以知止為始，能得為終，一事而首尾相因也。如子之說，以新民為親民，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？」

曰：「終始之說，大略是矣。即以新民為親民，而曰明德為本，親民為末，其說亦未嘗不可，但不當分本末為兩物耳。夫木之幹，謂之本，木之梢，謂之末。惟其一物也，是以謂之本末。若曰兩物，則既為兩物矣，又何可以言本末乎？新民之意，既與親民不同，則明德之功，自與新民為二。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，而親民以明其明德，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為兩乎？先儒之說，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為一事，而認以為兩事，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為一物，而亦不得不分為兩物也。」

曰：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以至於先修其身，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，亦既可得而知矣。敢問欲修其身，以至於致知在格物，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？」

曰：「此正詳言明德、親民、止至善之功也。蓋身、心、意、知、物者，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，雖亦各有所，而其實只是一物。格、致、誠、正、修者，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，雖亦皆有其名，而其實只是一事。何謂身心之形體？運用之謂也。何謂心身之靈明？主宰之謂也。何謂修身？為善而去惡之謂也。吾身自能為善而去惡乎？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為善而去惡，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為善而去惡也。故欲修其身者，必在於先正其心也。然心之本體則性也，性無不善，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。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？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，自其意念發動，而後有不正。故欲正其心者，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，凡其發一念而善也，好之真如好好色，發一念而惡也，惡之真如惡惡臭，則意無不誠，而心可正矣。然意之所發，有善有惡，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，亦將真妄錯雜，雖欲誠之，不可得而誠矣。故欲誠其意者，必在於致知焉。致者，至也，如雲喪致乎哀之致。《易》言『知至至之』，『知至』者，知也，『至之』者，致也。『致知』雲者，非若後儒所謂充擴其知識之謂也，致吾心之良知焉耳。良知者，孟子所謂『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』者也。是非之心，不待慮而知，不待學而能，是故謂之良知。是乃天命之性，吾心之本體，自然靈昭明覺者也。凡意念之發，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。其善歟，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；其不善歟，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。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。故雖小人為不善，既已無所不至，然其見君子，則必厭然掩其不善，而著其善者，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。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，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。何則？意念之發，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為善矣，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，而復背而去之，則是以善為惡，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。意念之所發，吾之良知既知其為不善矣，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，而覆蹈而為之，則是以惡為善，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。若是，則雖曰知之，猶不知也，意其可得而誠乎。今於良知之善惡者，無不誠好而誠惡之，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。然欲致其良知，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？是必實有其事矣。故致知必在於格物。物者，事也，凡意之所發必

有其事，意所在之事謂之物。格者，正也，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。正其不正者，去惡之謂也。歸於正者，為善之謂也。夫是之謂格。《書》言『格於上下』、『格於文祖』、『格其非心』，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。良知所知之善，雖誠欲好之矣，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為之，則是物有未格，而好之之意猶為未誠也。良知所知之惡，雖誠欲惡之矣，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，則是物有未格，而惡之之意猶為未誠也。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，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為之，無有乎不盡。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，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，無有乎不盡。然後物無不格，吾良知之所知者，無有虧缺障蔽，而得以極其至矣。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有餘憾而自謙矣，夫然後意之所發者，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。故曰：『物格而後知至，知至而後意誠，意誠而後心正，心正而後身修。』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，而其體之惟一，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。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，而其用之惟精，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。此格致誠正之說，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為孔氏之心印也。」

曰：「夫理無內外，性無內外，故學無內外，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，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。夫謂學必資於外求，是以己性為有外也，是義外也，用智者也。謂反觀內省為求之於內，是以己性為有內也，是有我也，自私者也，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。故曰：『精義入神，以致用也。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，性之德也，合內外之道也。』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。格物者，《大學》之實下手處，徹首徹尾，自始學至聖人，只此工夫而已，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。夫正心、誠意、致知、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，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。故格物者，格其心之物也，格其意之物也，格其知之物也。正心者，正其物之心也。誠意者，誠其物之意也。致知者，致其物之知也。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。理一而已。以其理之凝聚而言，則謂之性；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，則謂之心；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，則謂之意；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，則謂之知；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，則謂之物。故就物而言謂之格，就知而言謂之致，就意而言謂之誠，就心而言謂之正。正者，正此也。誠者，誠此也。致者，致此也。格者，格此也。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。天下無性外之理，無性外之物。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為外，認物為外而不知義外之說，孟子蓋嘗闢之，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，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？不可以不察也。」

钱德洪曰：《大學問》者，師門之教典也。學者初及門，必先以此意授，使人聞言之下，即得此心之知，無出於民彝物則之中，致知之功，不外乎修齊治平之內。學者果能實地用功，一番聽受，一番親切。師常曰：「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當，只此修為，直造聖域。參之經典，無不吻合，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。」門人有請錄成書者。曰：「此須諸君口口相傳，若筆之於書，使人作一文字看過，無益矣。」嘉靖丁亥八月，師起征思、田，將發，

門人復請。師許之。錄既成，以書貽洪曰：「大學或問數條，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，願恐藉寇兵而資盜糧，是以未欲輕出。」蓋當時尚有持異說以混正學者，師故云然。師既沒，音容日遠，吾黨各以己見立說。學者稍見本體，即好為徑超頓悟之說，無復有省身克己之功。謂「一見本體，超聖可以跂足」，視師門誠意格物、為善去惡之旨，皆相鄙以為第二義。簡略事為，言行無顧，甚者蕩滅禮教，猶自以為得聖門之最上乘。噫！亦已過矣。自便徑約，而不知已淪入佛氏寂滅之教，莫之覺也。古人立言，不過為學者示下學之功，而上達之機，待人自悟而有得，言語知解，非所及也。大學之教，自孟氏而後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。賴良知之明，千載一日，復大明於今日。茲未及一傳，而紛錯若此，又何望於後世耶？是篇鄒子謙之嘗附刻於《大學》古本，茲收錄續編之首。使學者開卷讀之，思吾師之教平易切實，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，不必更為別說，匪徒惑人，祇以自誤，無益也。

鄭曉曰：「今人專斥陽明學術，余不知學但知《大學》恐不可直以宋儒改本為是，而以漢儒舊本為非，此須虛心靜思得之。」

小學之教⁵

胡渭

《禮記·曲禮》：人生十年曰幼學。

藍田呂氏大臨曰：「未十年非不學也，能食教以右手，能言教以唯俞，六年教數與方名，七年教之男女之別，八年教之長幼之序，九年教之數日。然未就外傅，但因事而教之，未足以名之學，至十年可以從弟子之職，出就外傅乃所謂學也。」

內則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，旬而見。冢子未食而見，必執其右手，適子庶子已食而見，必循其首。

旬謂十日。

冢子，適長代父者。鄭曰：「冢，大也。」冢子猶言長子也，適子謂世子弟也，庶子妾子也，則命士以上之適子為冢子之同母弟可知矣。

子能食食，教以右手。能言，男唯女俞。男鞶革，女鞶絲。

唯、俞皆應辭。

鞶，小囊盛帨巾者，男用韋，女用繒。

六年教之數與方名。七年男女不同席，不共食。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，必後長者，始教之讓。九年教之數日。

數謂一十百千萬，方名謂東西南北。

方氏曰：「經曰『父之齒隨行，兄之齒鴈行』則行固欲其讓也，又曰『衽席之上讓而坐，下，觴酒豆肉讓而受惡』則坐與飲食又欲其讓矣，由是推之則無所往而不讓矣。」

十年出就外傅外。居宿於外，學書計，衣不帛襦袴，禮帥初，朝夕學幼儀，請肄簡諒。

傅，教學之師也，十年以後有學無教。

居宿於外，言日居夜宿皆在於外。

書謂六書，計謂九數。

襦上衣，袴下衣，不用帛而用布，防奢靡也。

帥，循也，行禮動作遵，習先日所為也。輔氏曰：「禮帥初，前已教之遜讓，禮之端也。」

『朝夕學幼儀』言從朝夕學幼小奉事長者之儀。方氏曰：「朝夕學幼儀至此，乃可以責事長之禮故也。若昧爽而朝之類，則朝之所當學也日入，而夕之類則夕之所當學也。」

肄，習也。諒，信也。張子曰：「童子未能致文故始教之以簡，童子未能擇信故且使之守信。」陸氏曰：「請習簡而易，從諒而易知之事。」

十有三年學樂，誦《詩》，舞《勺》，成童舞《象》，學射禦。

鄭曰：「先學勺後學象，文武之次也。」成童，十五以上之稱。孔曰：「以年幼習文武之小舞也。」陸氏曰：「象舞，文王之樂也。勺舞，成王之樂也。」朱子曰：「勺即酌也，內則十三舞勺，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。」

渭按：十年出就外傅此士大夫之子學於家塾者也，至年十三則入師氏所掌虎門之小學矣。《大戴禮》曰：「八歲而就外舍，學小藝焉，履小節焉。」小藝即《漢誌》所謂六甲五方書計之事，小節即《漢誌》所謂室家長幼之節。以內則言之則朝夕學幼儀，所謂履小節而書計與象勺射禦皆所謂學小藝也，此小學之所由名也。

《周禮》師氏：掌以媯詔王。以三德教國子：一曰至德，以為道本；二曰敏德，以為行本；三曰孝德，以知逆惡。教三行：一曰孝行，以親父母；二曰友行，以尊賢良；三曰順行，以事師長。

鄭曰：「國子，公卿大夫之子第，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，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。」

呂氏曰：「賢良，國中之先生長者。師長，朝夕與居處者也。」

居虎門之左，司王朝。掌國中失之事，以教國子弟，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。

鄭曰：「中，中禮者。失，失禮者。教之使識舊事。」

涓按：國子第謂冢子及其母第也，貴游子弟謂妾所生之子也。

保氏：掌諫王惡，而養國子以道。乃教之六藝：一曰五禮，二曰六樂，三曰五射，四曰五馭，五曰六書，六曰九數。乃教之六儀：一曰祭祀之容，二曰賓客之容，三曰朝廷之容，四曰喪紀之容，五曰軍旅之容，六曰車馬之容。

鄭曰：「以師氏之德行審論之，而後教之以藝儀。」

涓按：師氏所教不過父子長幼之道，與舊事之中失而已，未及夫朝廷君臣之禮。《保氏》之藝儀亦皆儀文度數之事，而先聖禮樂之義則未之講也，故亦謂之小學。

諸子：掌國子之倅，掌其戒令與其教治，辨其等，正其位。凡國之政事，國子存遊倅，使之修德學道，春合諸學，秋合諸射，以考其藝而進退之。

諸子即《禮記·燕義》所謂天子之官有庶子者也。

黃氏曰：「國子與王子弟共學，國有政事，國子雖盡有職任而必存遊倅，使之修德學道，學校不可一日廢也。」易氏曰：「使之修德即師氏所謂三德教國子者，使之學道即保氏所謂養國子以道而教以六藝者，進者任以國事而退者亦有以勉其所未至也。」

涓按：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有冢子、有適子、有庶子皆可稱國子，冢子代父而適子、庶子皆副貳其代父者，故謂之倅遊，倅其無官司者也。冢子數少，倅數多，多則師保之教或有所不逮，故又設諸子之官以佐之，使之修德學道而攷其藝以進退之也。先王於民間之秀士固無所

遺，而故家大族尤其所留意，周之盛也。喬木有世臣之家，裳華有賢者之類，夫豈無自哉。

任彥升按：諸侯有師儒之官，其德行藝儀之教當與天子師保之官同。諸侯有庶子之官，其攷藝進退之法亦當與天子諸子之官同。

內則：虞庠在国之西郊。

虞庠與虎門皆國之小學也，而虞庠教士之法無聞焉。周人養庶老於虞庠，經有明文，而文王世子云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。鄭注曰：「語謂論說於郊學。」孔疏曰：「郊，西郊也，周以虞庠為小學，在西郊。」又《周禮》庶子職云：「秋合諸射。」先儒以射為射宮，即虞庠之在。西郊者記射義，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，而後射於射宮。鄭注曰：「澤，宮名也，說者亦以澤宮為虞庠然。」語郊乃選舉之事，養老習射於是乎行禮皆非教士之法也。《食貨志》言閭里之秀異者移於庠序，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。

《漢書·食貨志》：「其有秀異者，移鄉學於庠序；庠序之異者，移於國學。」

何休注《公羊傳》亦云：「庠之秀者移於國學。」學於小學，小學非即虞庠歟。竊意鄉論秀士升之司徒者本皆學於小學，而司徒則又論其秀者以升之大學耳。其不得入大學者或用為鄉吏，或仍留小學而曲藝，則名曰郊人，以別於成均也。虞庠蓋大樂正之所兼掌，而教法終無可考，豈選士之學於此者。但觀其行禮，聽其論辨而不必有師長朝夕以董之歟。易曰：「觀國之光，利用賓於王」其是之謂乎。

陳氏：『曲藝』鄭但云小技能也，孔疏乃以為醫卜之屬，後儒皆遵其說。今按《王制》：『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，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，不移官，出鄉不與士，齒賤之也。』郊學之士由論秀以升此，竊謂此曲藝之人亦鄉所興之能者也。鄉三物之教本有六藝，鄭註鄉大夫職曰『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』者，則今之曲藝為初時所興之能不足於德行者明矣，蓋藝而本之於德行，此之謂道藝，《保氏》『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』是也。

《論語》子曰：「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眾而親仁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。」

朱子曰：「謹者，行之有常也。信者，言之有實也。汎，廣也。眾，謂眾人親近也。仁，謂仁者余力猶言暇日有用也。文，謂詩書六藝之文。」

程子曰：「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，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。」尹氏曰：「德行本也，文藝末也，窮其本末，知所先後，可以入德矣。」洪氏曰：「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，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，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，識事理之當然，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。」

大學之教⁶

胡渭

王氏《困學紀聞》曰：「取士之制其塗有三。諸侯三年一貢士，侯國之士也；鄉大夫興賢能，王畿之士也；大司樂教國子，國之貴游子弟也。」渭按：然即三歲一貢約合計之有三千餘人，豈能皆入大學，左雄云『升之司徒』是也。《漢志》所謂『學於大學，命曰造士』者，蓋司徒又論其秀者升諸大樂正耳。造士九年大成，而後升諸司馬曰『進士』，別之以射，其在司馬辯論官材之日乎。

《禮記·內則》：二十而冠，始學禮，可以衣裘帛，舞《大夏》，惇行孝弟，博學不教，內而不出。

『大夏』，夏禹之樂，樂之文武兼備者也。

徐氏師曾曰：「冠則成人矣，故可以學禮。冠而後服備，故衣裘帛。八年教遜讓，十年學幼儀，則已知孝弟之道矣，至此益加以篤行也。孝弟百行之本，故先務惇行而後博學也，博學於文而不教人，恐所學未精也。內畜其德而不暴於外，切於為己也。」

三十而有室，始理男事，博學無方，孫友視志。

鄭曰：「男事，受田給政役也。」

孫，讀曰遜。

孔曰：「言遜順朋友，視志意所尚。」

徐氏曰：「三十曰壯可以娶妻而成立矣，於是始治受田給役之事。博學無常，所志所慕則學之所謂『學無常師，主善為師』也。遜順朋友而視其誌之所尚，所謂捨己從人，唯善是取也。」

四十始仕，方物出謀發慮，道合則服從，不可則去。五十命為大夫，服官政。七十致事。

方，比也。物，猶事也。服，謂任事。從，謂從君。

致，猶還也。

程子曰：「古之為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始仕，中間自二十五年，有事於學又無利可趨則其志可知，此所以成德。故古之人必四十乃仕，然後志定業成，後世立法自童稚即有汲汲利祿之誘，何由向善？」

徐氏曰：「四十曰強道明德立之時也，故可出仕以治一官之小事。仕則有事矣，於是事物相比方而窮其理，蓋方物出謀以製事，則所謀當理方物發慮以揆物，則所慮合理而皆不過乎物矣。合則服從，不合則去，去就之義也。五十曰艾政成而德尊，故可以統一官之大政。七十曰老年邁而力衰，故當還其職事於君也。」

涓按：二十、三十兩言博學，謂博學於文，即格物致知之事也，大學始教於此可見矣。鄭目錄云：「名曰大學，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。」博學謂格物致知，即此章二十、三十之事。為政謂齊治平，即此章四十以後之事也。『方物出謀發慮』其知止之效乎內而不出，得君子闡然之道。『孫友』視志廣直諒，多聞之益。『道合則服從，不可則去』是謂以道事君，綽有大臣之風度，此由大學來者也。

學記：比年入學，中年考校。一年視離經辨志，三年視敬業樂群，五年視博習親師，七年視論學取友，謂之小成。九年知類通達，強立而不反，謂之大成。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，近者說服，而遠者懷之，此大學之道也。

朱子曰：「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，下兩字說所得處。離經便是學，辨志是所得處，他皆倣此。」又曰：「辨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趨向，如為善為利、為君子為小人也。敬業者，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。樂羣者，樂於取益以輔其仁也。博習者，積累精專，次第而遍也。親師者，道同德合，愛敬兼盡也。論學者，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。取友者，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也。知類通達，聞一知十，能觸類而貫通也。強立不反，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。蓋考校之法，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深，徐察其德行之虛實，讀者宜深味之乃見進學之驗。」

厚齋王氏應麟《困學紀聞》曰：「學記以發慮憲為第一義，謂所發之志慮合於法式也。『一

年視離經辨志』一年者，學之始辨志者，分別其心所趨向也。慮之所發必謹，誌之所趨必辨，為善不為利，為己不為人，為君子儒不為小人儒，此學之本也。能辨志然後能繼志，故曰士先志。」

徐氏曰：「每歲皆有入學之人，間歲而行考校之法，其考之也先觀其學業之淺深，如讀經而能斷句一也，肄業而無倦怠二也，博習而不寡陋三也，論學能決是非四也，知類通達五也。徐察其德行之虛實，如辨別志趨一也，樂於講習二也，親愛其師三也，善於取友四也，強立不反五也。以此考校則文行相資，本末兼備，能者知勸，不能者知畏，由小成以至大成，而人才出矣。得此大成之士而官，使之以其所學施諸政治，則有化民易俗、近說遠懷之效矣。此大學教人之道，所以明德新民而臻其極也。」

渭按：大學考校之法自離經始，經即樂正之詩書禮樂，離經敬業、博習論學即《內則》之所謂博學論語，之所謂博文也。下文『入學鼓篋，孫其業也』注云：學士至大胥，擊鼓以發篋，而出其書籍。然則所謂孫其業者，即博文之業也，故朱子釋此五者雖以上截為學業，下截為德行。然大樂屬知一邊於『辨志』云『分別其心所趨向』，『取友』云『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』，至於『知類通達』則曰『聞一知十，能觸類而貫通』，此即補傳所謂『用力之久，一旦豁然貫通』者。『強立而不反』則以為『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』，蓋初年所辨之志至此而有定向矣，可見七年以前皆格物致知之功，九年乃物格知至之。

九年大成，學止也，謂之出學。

王制：樂正崇四術，立四教，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。春、秋教以禮樂，冬、夏教以詩書。王太子、王子、群後之太子、卿大夫元士之適子、國之俊選，皆造焉。凡入學以齒。

王制：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，而升諸司馬，曰進士。司馬辨論官材，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，而定其論。論定然後官之，任官然後爵之，位定然後祿之。

樂正官名即下文所謂大樂正，《周禮》所謂大司樂，乃樂官之長，主教國子者也。術者，道路之名，詩書禮樂四者乃入道之路，故言術也。四教，謂以四者教也。

孔曰：「『造士』謂敷暢義理，贊明防趣，使學者知之造成也。」

徐氏曰：「禮樂有度數聲容之習，故教之宜於春秋，詩書則誦讀而已，故教之宜於冬夏。」

鄭曰：「群後，公及諸侯。」

『以齒』，鄭曰：「入學皆以長幼，受學不用尊卑也。」

陳氏禮書曰：「詩書禮樂謂之四術，亦謂之四教，猶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長幼、朋友謂之五典，亦謂之五教也。然不言《易》與《春秋》者，為其非造士之具，不可驟而語之故也。孔子之於易必待五十而後學，遊夏之於春秋雖一辭莫贊其意，蓋可見矣。荀卿欲隆禮樂，殺詩書，是不知崇四術之意也。」

涓按：詩書禮樂皆格物致知之具也，大學之所以教，四術盡之矣。三代以上詩書禮樂極其明備，不僅如今日之所存，然《易》為卜筮之書，《春秋》為國史紀事之文，不列於學官及經。夫子之贊修則《易》為反身寡過，窮理盡性之學，而《春秋》則定天下之邪正，為百王之大法。撥亂反正之道莫近於此，皆教之不可一日無者，於是與四者並列而為六經矣。士生今日雖不幸而不覩詩書禮樂之全，猶幸而得見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之微言大義，又有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以為入德之門。嗚呼，備矣，蔑以加矣。所患學者志之不立，或以為詞章之用，或以為祿利之途，而卒無躬行心得之實耳，豈患經之不全哉。

文王世子：凡學世子及學士，必時。春夏學干戈，秋冬學羽龠，皆於東序。小樂正學干，大胥贊之。龠師學戈，龠師丞贊之。胥鼓南。春誦夏弦，大師詔之。瞽宗秋學禮，執禮者詔之。冬讀書，典書者詔之。禮在瞽宗，書在上庠。

學，教也，與教同。鄭曰：「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。」涓按：卿大夫、元士之適子亦當在學士之列。必時，四時各有所教也。

干，盾也，捍兵之器。戈，鉤戟也。羽，翟雉之羽。籥，笛。屬四物皆舞者所執，干戈為武舞，羽籥為文舞。小樂正、大胥、籥師、籥師丞，四者皆大樂正之佐也。胥即大胥。南，張氏云「二南也」，以鼓節之，曰「鼓南」。徐氏曰：「二南者修身正家之要，故特歌之。」

誦，口誦樂歌之篇章也，以琴瑟播被詩章之音節也。詔，亦教也。劉氏曰：「春誦謂教國子以樂語，興道諷誦言語者也。夏謂教國子以六律、六同、五聲、八音，以合樂而以為首也。」

徐氏曰：「四時各有所教，一則使之習有常而無廢業，一則使之志有定而無分心也。」

渭按：「《王制》春秋教以禮樂，冬夏教以詩書，與此文不同。冬夏亦教樂，春亦教詩，頗相抵牾，竊疑王制乃漢儒刺六經而作，於古記撮其大凡，不若《文王世子》之詳。明言時教者當以此文為正，不可舉兩說而包羅和防之也。春夏學干戈，至胥鼓南，皆教樂之事。春誦夏弦，大師詔之誓宗，此教詩之事，非教樂也。秋學禮，冬讀書，與王制合四教之時截然不紊，《學記》所謂時教必有正業者此也。」

大司成論說在東序。凡侍坐於大司成者，遠近間三席，可以問。終則負牆，列事未盡，不問。

問終則卻就後席，負牆而坐，以避後來問事之人。

新安王氏曰：「上所謂干戈羽籥之舞、弦誦之歌、書禮之文無一不盡而非教者為之，論說則習其事不明其義，誦讀其言不明其指歸，與不學無異，大司成所以在東序為之論說也。大司成即大司樂，不謂之大司樂而謂之大司成者，以世子及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也。」

渭按：時教者博學之事也，非講習則其義不明，故大司成必以其所教者為之論說於東序，孟子曰「博學而詳說之」是也。論說必有所問難，故下文繼言侍問之儀教者，既答其問而猶有所疑則待其言盡而更問亦可，謂問之審矣。退而又以其所聞繹之，於己是謂慎思，思之而有所得不敢自以為是，複進而質之於其師，是為明辨。《文言》曰「問以辨之」是辨亦問之類，如仲弓之辨簡於夫子，非徒決之於心也，思辨所以竟問之緒也。

《學記》：大學之教也時，教必有正業，退息必有居。學，不學操縵，不能安弦；不學博依，不能安《詩》；不學雜服，不能安禮；不興其藝，不能樂學。故君子之於學也，藏焉，修焉，息焉，游焉。夫然，故安其學而親其師，樂其友而信其道。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。

《兌命》曰：「敬孫務時敏，厥修乃來。」其此之謂乎。

鄭曰：「操縵，雜弄也。博依，廣譬喻也。雜服，冕服、皮弁之屬。藝，謂禮樂射御書數。」輔氏曰：「上言禮樂矣，故下言藝以總射御書數也，詩亦樂也，故因樂言之。」

鄭曰「藏，謂懷抱之修習也。息，謂作勞休止之息。遊，謂閒暇無事之遊。」方氏曰「藏則藏於其心，修則修於其身。」輔氏曰：「藏猶詩所云『中心藏之』。」

徐氏曰：「敬孫務時，敏藏修息遊之謂也。厥修乃來，安親樂信之謂也。」

陳氏曰：「舊說，大學之教也時，句絕。退息必有居，句絕。今讀時字連下句，學字連上句，謂四時之教各有正業，如春秋教以禮樂，冬夏教以詩書，春誦夏弦之類是也。退而燕息，必有燕居之學，如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發，是也。弦也、詩也、禮也，此時教之正業也。操縵、博依、雜服，此退息之居學也。凡為學之道，貴於能安，安則心與理融而成熟矣。然未至於安，則在乎為之不厭而不可有作輟也。藏焉修焉之時必有正業，則所習者專而志不分。息焉遊焉之際必有居學，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，故其學易成也。」

涓按：徐伯魯云「操縵、博依、雜服者藝也，退息之所宜興者也。弦與詩禮者學也，時教之所宜安者也。」唯其不興於藝是以不樂乎？學可見居學之有關於正業矣，蓋退息之時若仍如正業之所為則張而不弛，恐不勝其勞苦。苟其一無所事而或為異物所遷，則此心一放即是畔道之漸，故必取其藝之近於正業而較為淺易不至勞苦者時時習之，則心無所放而正業亦因以加熟，此即《論語》遊藝之意也。居學獨無書，蓋書之事更無易於讀者，則暫輟之而已，且操縵、博依、雜服即冬讀書之餘亦可為學也。

《論語》：子所雅言，《詩》、《書》、執《禮》，皆雅言也。

朱子曰：「詩以理情性，書以道政事，禮以謹節文，皆切於日用之實，故常言之。」

雙峰饒氏曰：「禮有五禮，夫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，不可闕者耳。若宗廟、郊社、朝覲、防同非常所用者則講之有時，亦不常及之也。」石林葉氏曰：「執禮猶執射、執御之執。《記》曰『秋學禮，執禮者詔之』蓋古者謂持禮書以示人者，皆曰執。《周官·大史》『大祭祀，宿之日，讀禮書。祭之日，執書以次位常。凡射事執其禮事，此禮之見於書者也』。」

涓按：執禮，謂行禮時相者所執以詔之禮書也。雅言不及樂者，蓋樂有聲有容，必身習之而後曉非空言所能盡，如語魯大師賓牟賈亦以其職掌偶及之耳，故不在雅言之例，先儒謂言禮則樂在其中恐未當。

子曰：「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」

朱子曰：「按《內則》十歲學幼儀、十三學樂誦詩、二十而後學禮，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，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、先後、淺深也。」《語類》云：「闢如服藥初期一向服了，服之既久則耳聰目明，各自得力，此興詩、立禮、成樂所以有先後也。」渭按：此言詩禮樂之效而不及書者，蓋書以道政事，政事必仕而后可以驗其能否，方其學也无從而驗之，故不言也。

渭按：王氏《困學紀聞》云：「孔庭之教曰詩禮，子思曰『夫子之教，必始於詩書，而終於禮樂，雜說不與焉。』荀子《勸學》亦曰『其數則始乎誦經，終乎讀禮，其義則始乎為士，終乎為聖人』。」蓋自春秋以降學校雖廢，而儒者之所以教人則仍用詩書禮樂。《史記》云：「孔子不仕，退而修詩書禮樂，弟子彌眾，至自遠方，莫不受業焉。」然則顏子所謂『博我以文』者，亦博之於此而已矣。

子曰：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。」

《禮記·樂記》：「德成而上，藝成而下；行成而先，事成而後。」

廣源輔氏廣曰：「德成而上非遺其藝也，藝成而下則局於藝者耳。行成而先非廢其事也，事成而後則役於事耳。」

朱子曰：「志者心之所之之謂，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。知此而心必之焉，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。據者執守之意，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，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，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。依者不違之謂，仁則私慾盡去而心德之全也，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，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。遊者玩物適情之謂，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，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。朝夕遊焉以博其義理之趣，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。」

陸氏曰：「遊如人之遊觀有時而為之次。」崖林氏曰：「遊藝之功與志道、據德、依仁亦是並行，如餘力學文，意不是未到依仁時且都不及待到依仁後方從事也。」

渭按：上二章詩書禮樂即大學時教之正業，而此章遊藝即退息之居學也。六藝小學時已習之矣，而此於志道、據德、依仁之下復繼之以遊藝者，先儒云小學習其事，此乃究其理也。然理不外乎事，未有不習其事而能究其理者。觀《集注》云『日用不可闕』又云『應務有餘』

則遊藝亦必習其事可知矣。蓋藝有大小，古者教人必先其易者而後其難者，故《保傅》篇曰『八歲而出就外舍』學小藝焉，『束髮而就大學』學大藝焉。如《內則》『十歲學書計、學幼儀，十三學樂、舞勺、成童舞象、學射禦』皆小藝也，『二十而冠，始學禮，舞大夏』及《學記》之操縵、博依、雜服皆大藝也。蓋既入大學則又以正業之餘力舉五禮、六樂、五射、五禦、六書、九數之事而徧習之，且究其所以然之故以博其義理之趣。外之事父、事君可以泛應而曲當，內之存心養性可以精義而入神，此其所以為大學之教而非曲藝者之所能與於此也。

《禮記·文王世子》：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，唯世子而已，其齒於學之謂也。故世子齒於學，國人觀之曰：「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？」曰：「有父在則禮然，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。」其二曰：「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？」曰：「有君在則禮然，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。」其三曰：「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？」曰：「長長也，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。」故父在斯為子，君在斯謂之臣，居子與臣之節，所以尊君親親也。故學之為父子焉，學之為君臣焉，學之為長幼焉，父子、君臣、長幼之道得，而國治。語曰：「樂正司業，父師司成，一有元良，萬國以貞。」

涓按：學校之教所以明人倫，教之為父子、教之為君臣、教之為長幼，皆明倫之事也。由三者推之則夫婦、朋友可知矣，由『齒讓』一節推之，則其餘諸大禮可知矣。以是知古之大學所以教人者，其文則詩書禮樂，其道則父子、君臣、長幼、夫婦、朋友，其法則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、篤行，今之學者亦求諸此而已，豈有他術哉。

1 司馬光溫公《答韓秉國書》引全節文，五『后』字皆作『後』。

2 意欺心，意謙心。

3 《中庸》所謂無惡於志。

4 命，鄭氏作慢，程氏作怠，未詳孰是。

5 摘自《大學翼真》。

6 摘自《大學翼真》。